

1
流行小说丛书
渤海疑案

罗 浮 恩 仇
月 宫 凄 凉 月
真正的罪犯是我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86
I247.5
1844

3

流行小说丛书①

渤海疑案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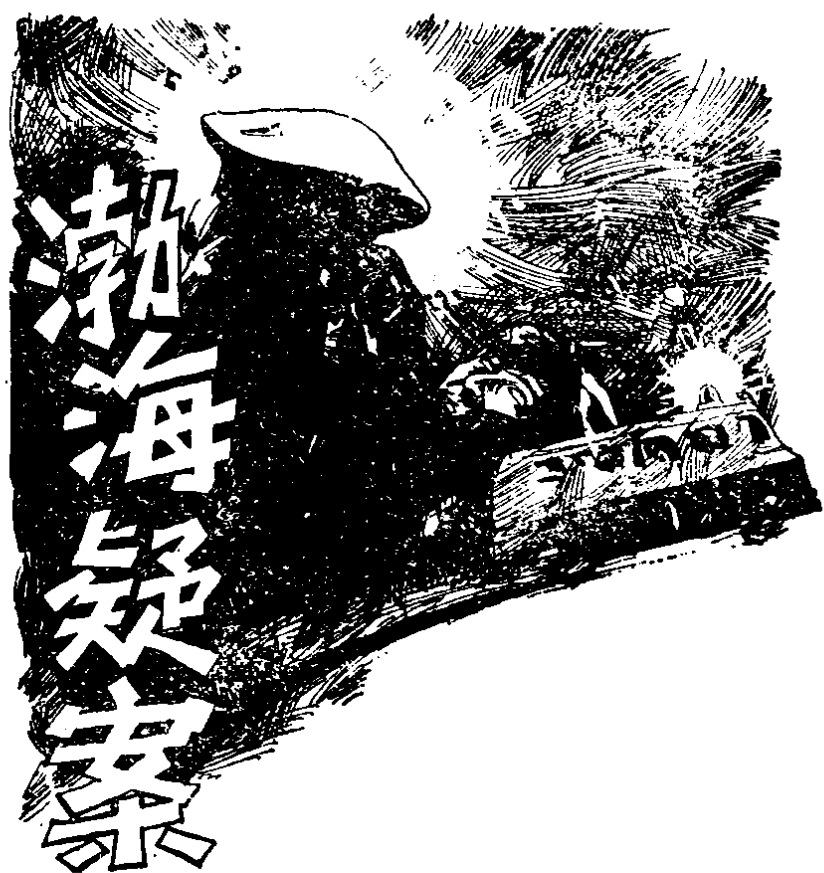
目 录

渤海疑案.....陈 杰 (1)

罗浮恩仇.....苏方桂 (137)

明宫凄凉月.....徐宏智 (304)

真正的罪犯是我.....王 平 (335)



陈 杰

第一章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

1

故事发生在渤海湾里的渤海市。

依山傍海而建的渤海市象一条七色长虹，环绕着碧蓝的海湾。这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。

这座城市不仅气候温和、风景优美，还有很多供人参观游览的名胜古迹。在城市的东面有中华民族的象征——万里长城。长城的尽头是雄踞边陲的天下第一关，城市的背后是绵亘起伏的燕山群峰……

海湾里有全国闻名的天然浴场。这里的阳光、海水、沙滩是游客们消夏避暑的理想所在。

海湾的背后是弧形海岸。岸上是一条与海湾并行的柏油马

路，这条马路一直伸向远处的杂货码头。

柏油马路的里侧，是一幢幢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高层建筑。宾馆、饭店、影院、剧场、舞厅、酒吧……林立路旁。

盛夏，海滩上遍是五颜六色的遮阳伞，与水面上那花花绿绿的游艇风帆连成一片，遥相辉映，交织成一幅碧海征帆的壮丽风光。入夜，望着海岸上那闪烁变幻的霓虹灯，听着悠扬悦耳的轻音乐，迎着海风，漫步树下，有如置身于仙境一般。

马路外侧的人行道上，栽植着高大的、一眼望不到头的法国梧桐。梧桐树下是一些漆着蓝颜色的长椅，这是专供游人小憩而设置的。在堤边装设着齐腰般高的镂花铁栅栏。每当黎明或傍晚，游客们到这里来观日出、看落霞、凭栏远眺大海，遥望烟水苍茫处巨轮隐现，帆影游移，确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自从施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，每逢旅游季节，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朋友、商人、游客，如潮水一般涌进渤海市。他们参观、游览、登山、洗海水浴，尽情的玩乐……古老的城市正在飞速发展着、变化着，显现出古老而又年轻的风貌。

渤海是美丽的。

渤海是迷人的。

一天夜里，浓云翻滚，狂风呼啸。渤海湾里掀起汹涌的波涛。波涛冲撞着露出水面的礁石，拍击着海湾里的弧形堤岸，溅起一排排白色的浪花。浪花消失以后，随即响起雷鸣般的吼声，整个海湾都变得灰蒙蒙的。

狂风摇撼着海湾。

狂风摇撼着城市。

风越刮越猛了。柏油路旁的法国梧桐被风吹得变成弯弓形状，宽大的树叶也象大海里的波涛一样，翻飞滚动，簌簌作响。

狂风夹着细雨，敲打着路灯，冲刷着路面。柏油路面在路灯的荧光照射下，闪着青蓝的幽光。

夜已经很深了，路上很难见到行人。偶尔驶来一辆载重汽车，在风雨中呼啸而过。沉睡中的渤海市在风雨中显得格外静

谧。只有那永不疲倦的大海，还在发出喧嚣的吼声……

梧桐树下站着一个身披雨斗的人。他围绕着树转来转去，眼里露出焦灼不安的神色。不时地抬起头朝远处望一眼，好象在等待什么人到来。

一阵雷声过后，远处响起轻微的马达声。站在树下的人有些急不可耐了，他循着马达声音翘首望去。

远处，灯光熠熠，光圈在逐渐扩大，马达声也由远而近。一辆摩托车飞驰而来，在披雨斗人的面前戛然刹住。这是一辆日本银座 125 型摩托。

驾驶摩托的人戴着柠檬黄色头盔，穿一件晴雨两用夹克衫。他刚停下车，那个穿雨斗的人很熟练的跨上驾驶员背后的座位。摩托车又象飞一般地向前冲去，转瞬间消失在茫茫雨夜里。

狂风摇撼着海湾。

狂风摇撼着城市。

2

惊涛拍岸，骇浪滔天。

一辆草绿色吉普车，在海湾内侧的柏油马路上疾速飞驰着。车轮碾压着被雨水冲洗过的路面，发出沙沙的响声。汽车的马达声不时的被堤下的浪涛声淹没。熠熠的车灯照亮路边的法国梧桐、蓝色长椅和一些刚刚破土兴建的高层建筑工地。

吉普车驶到柏油马路尽头，拐进一条万籁俱寂的大街，停在一座水刷石门柱的工厂门前。

市公安局刑事侦察科长曲靖推开车门，从司机身旁的座位上跳下来，迅即又转回身把头伸进车内，向坐在后排座位上的法医老方、侦察员谭建彤说：

“到了终点站，二位下车吧。”

工厂里的电灯全都亮了。住在单身宿舍里的职工们也都起来了。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保护现场，搜查罪犯。

曲靖跨进厂门，那位刚从家里匆忙赶来的厂长祝刚，神情严肃地迎上来：

“你们是市公安局的同志吧？”

“是的。”曲靖朝祝刚打量一眼，然后说：“我叫曲靖，接到你们的电话就立刻赶来了。”

“谢谢你们。”祝刚握着刑侦科长的手说：“我叫祝刚。是渤海食品厂新任厂长，今天要给你们添麻烦了。”

“祝厂长，请不要客气。”

祝刚说：“在工作方面你们有什么要求，可以对我讲。我尽量协助、配合……”

“现在还谈不到什么要求……”刑侦科长朝站在背后的法医老方和侦察员谭建彤望一眼，又说道：“厂长同志，我们还是先去现场吧。”

“要不要先介绍一下情况？”祝厂长望着大家问道。

“不必了。”曲靖果断地说：“方才你们报案的人已经讲得很清楚，说是这里发生一起凶杀案……”

“好吧。我们先去现场。”祝刚转回身，象一位向导似地引着曲靖等人朝值班室走去。

值班室与收发室是同一间屋子。里面有一桌一椅、一部电话、两张板床。收发员老王每天早晨和工人一起上班，晚上与工人一起下班。在老王下班后至次日早晨上班前的这段时间里，工厂的一切全由夜间值班人员负责。夜间值班，每班二人，由科室和车间干部轮流值班。职责是负责处理夜间发生的一切事情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专职更夫。

走进值班室，祝刚就指着趴在床上的尸体说：“那就是被害者。”

谭建彤拿出相机，跨到前面，抢先拍了几张照片，然后让开。

曲靖走到床前，弯下腰看了看，然后搬过死者尸体，使其呈仰卧姿势。

死者年龄二十六、七岁左右，眉目清秀，白净脸膛。死亡时一定非常痛苦，整个脸部都扭曲得变了型。眼睛还睁得很大，心里似乎塞满死不瞑目的怨气。从头到脚都做了详细检查，曲靖在死者身上没发现任何伤痕，死者在被害时也没有反抗与挣扎的迹象。因为床上的被褥和桌上的茶杯、烟缸都完好地摆在原来的位置上。从现场分析，死者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人杀害的。

经法医老方鉴定，死亡原因属于窒息死亡。尸体腋窝温度为34℃，距死亡时间有三个小时，以此推算，死亡时间约在午夜零点左右。死者脸部仍然是铁青色。

曲靖检查完尸体，一边摸着自己的下巴一边摇头，他觉得被害者死得奇怪。在被人扼住颈部或咽喉的时候，既没挣扎也没有反抗，好象在故意等待死亡似的。看来死者对罪犯没有任何戒心，罪犯是一个与死者非常熟悉的人。

曲靖看了一会，又按亮手电，他详细地检查了死者颈部。在死者颈部发现轻微的皮下充血痕迹。这只是轻微的充血，不细心观察是很难发现的，由此推断，罪犯在谋杀方面是个内行。他没使用绳索、皮带、铅丝等凶器，而是用一种很绵软的东西作为杀人武器，能在短时间内将人勒死，不给被害者留下丝毫反抗挣扎余地，而又不会在死者颈部留下明显痕迹。

曲靖检查完尸体问道：

“死者叫什么名字，在厂里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“他是成品仓库保管员，名叫林小全。”祝厂长爽快地做了回答。

天色微明，现场勘查告一段落。除了采到一些指纹之外，再没找到任何侦破线索。

谭建彤小心翼翼地收起采到的指纹，便随着刑侦科长与法医老方离开现场。

他们来到厂长室。祝刚请客人落座后又忙着倒茶。

曲靖捧着热茶呷了一口，然后把茶杯放在紫檀木茶几上。他仰靠在沙发背上，紧蹙着眉头问道：

“祝厂长，夜里有两个人在一起值班，一个人被杀害了，那另外一个人呢？”

“他仍在值班室里。就是他发现死者被害，然后打电话向你们报案。”祝刚边说边拿起电话拨通值班室，“喂，你是小程吗？我是祝刚。值班室里还有谁呀？好好，请他替你一会儿，你马上到厂长室来。”

祝刚放下电话，接着方才的话头说：

“另一个值班员叫程启新，他是生产科的技术员，专科毕业。今天夜里……不，现在讲已是昨天夜里了，轮到他和死者在一起值班……”

外面响起轻微的叩门声。祝刚打住话头，把脸转向门口：“请进。”

厂长室的门被轻轻地推开了。走进一个二十四、五岁的年轻人，可能是由于惊吓的缘故，他的脸上几乎没有血色。进门以后便战战兢兢地问：

“厂长，你找我有事吗？”

“有事。”厂长朝程启新打量一眼，不由心里暗暗吃惊。因为半小时前在值班室里见到他的时候，并没留心细看。此刻坐在灯光明亮的办公室里才看清楚。原先程启新是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年轻人。高高的个子，宽宽的肩膀，走路总是迈着那种运动员所特有的刚健而有力的步伐。仅仅过了几个小时的光景，这个平时欢快而又天真的年轻人就变得精神颓唐，萎靡不振了。祝刚有些怜悯地说：

“程启新同志，你和成品仓库保管员林小全同值夜班，而且又是你挂电话向公安局报的案，能不能把你发现林小全尸体经过，向公安局的同志详细讲一讲。”

祝刚这几句话，给程启新在精神上增加很大压力。因为他知道自己会很自然的被列为主要嫌疑对象。他心里在想，虽然是我报的案，但我并没看见凶手。尽管这样我也脱离不了关系。看来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如今公安局讯问，我应如何回答呢！

程启新愣愣地站在门旁，他感到很为难。

“请坐。”曲靖指着厂长办公桌后面的转椅，对程启新说。

程启新很顺从地走到办公桌后面，一屁股坐在厂长坐过的转椅上。他那干皱的嘴唇不停地抽搐着，呆滞的目光从微微发青的眼窝儿里射出来，落在曲靖那张严肃的面孔上，等待对方发问。

曲靖拿出笔记本翻开几页，放在膝盖上，察言观色地望着程启新问道：

“你与死者在一起值夜班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们在上班后，离开过值班室吗？”

“离开过。”程启新回忆着说：“在我们接班的时候，也正是厂里食堂开饭的时间。因为下班后还要接着值夜班，就不能赶回家里去吃晚饭，所以我们在接班后，就轮换着去食堂吃饭。”

“你二人都是在职工食堂吃的晚饭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在什么时间发现死者被人杀害的，能否把发现经过讲得详细些？”

“可以。”程启新略微沉思片刻，说：“我们两个人吃过晚饭看见天阴了。从东南方海面飘来大块的浓云，屋子里立时变得异常闷热。林小全搬把椅子，我拿着一块木板，坐在外面纳凉闲聊。大概是夜里十点左右，听远处响起雷声。这时我们都感到有些困倦了，于是就回到屋子里准备躺在床上休息一会……”

曲靖朝谭建彤那边瞧一眼，微型录音机正在静静地旋转着。

“我们回到屋里不久，”程启新继续说道：“外面就刮起大风。风头刚过去就听到沙沙的雨声。我在关窗子时候还特意朝外看一眼，雨并不大……这时林小全忽然提醒我……”

“他提醒你什么呢？”

“他说，刚才刮风时候，听到了玻璃碎裂声。是不是有人在下班时忘记关门窗，应该出去检查一下。”

“那么，你听到了玻璃碎裂声没有？”曲靖问道。

“我没听到。外面还有更夫，他听到响声一定会去检查所有的门窗，我们何必多此一举呢！”

“林小全又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鸡司晨、犬守夜，各有各的职责。更夫的责任就是防火防盗。决不会挨门逐屋检查关没关好门窗。我们值夜班的应当主动地承担起这个责任。于是他就主动做了分工，由我负责检查各车间的门窗，他负责检查办公楼、仓库、托儿所的门窗……分工完毕我就离开值班室。当时外面还下着小雨。”

“你们同时离开值班室吗？”

“不是。”程启新摇着头说：“当时林小全正在吸烟。因为厂里有严格规定，禁止职工在院内吸烟弄火。当时林小全还对我说，车间离值班室远些，你先去吧。我吸完这支烟就出去。”

“你还记得当时的时间吗？”

程启新皱下眉头，回忆着说：

“大约是在夜里十一点左右。”

“十一点左右？”曲靖惊诧地瞧着程启新，“你有什么根据是在十一点左右呢！”

“我还恍惚记得在离开值班室的时候，听到了火车汽笛声。因为从北京开往沈阳的153次直达快车，经过渤海市的时间是十一点零九分。”

“你记得这样详细！”曲靖有些吃惊。

“上周我去沈阳，乘的就是这趟车。到达沈阳时刚好天明，误不了办事。当天还能赶夜车返回来。”

“噢……”曲靖点了下头，又问：“你是怎样发现林小全被人杀害的？”

“我检查完车间门窗回来，走进值班室就看见他趴在床上。当时我想，怪不得叫我先离值班室呢，原来他是要偷着喝酒啊！”

“林小全平时很爱喝酒吗？”曲靖见缝插针地问道。

程启新点了点头。

“这个同志平时很爱喝酒。”厂长祝刚插嘴说道。

曲靖瞧瞧祝刚，见他没有再往下讲，便猜测到死者决不是一般的爱喝酒。不然怎能在厂长的心里挂了号呢！看样子，这个年轻人已经到了嗜酒如命的程度。厂长没往下讲，只不过是留有分寸罢了。曲靖想到这里，接着又问程启新：

“你看见他趴在床上，以后又怎么样呢？”

“我走到床前，并没闻到酒味儿。随手拉他一把，他软沓沓的毫无反应。我蹲下来仔细看一下，好象是断了气。我赶忙用力呼唤，可是已经无济于事了。这时我才感到有些害怕，只有我二人在这间屋里值班，他突然死了，而且死因不明，恐怕我是很难脱离被怀疑的可能了。我正在愣愣地想着，有人推门走进来……”

“谁？”

“是更夫。”程启新的脸色变得更惨白了。

“更夫怎么赶得这样及时？”

“他进门就问我，深更半夜喊叫什么，看样子他是听到我的喊叫才赶来的。”

“你又怎么讲呢？”

“我指着林小全的尸体说，他死了……更夫一听，吓得退到门边，战战兢兢地问，他是怎么死的？我回答，不清楚。他又说，还不快打电话向公安局报案。也许是当事者迷，经他提醒，我才拿起电话拨了110。”

“从你离开值班室算起，到发现林小全被害，大约有多长时间？”

程启新思索着说：

“估计有一个小时左右。”

“你在外面呆了这么长时间？”

“我们厂共有四个车间，几百扇门窗，我逐屋做了检查。回来之后又呼唤、又喊叫，加在一起恐怕还要超过一个小时呢。”

“你检查完了车间，发现有打碎的玻璃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程启新果断地说：“也许是办公楼、仓库、托儿所那边有打碎的玻璃吧。”

曲靖把脸转向祝刚说：“厂长同志，你派人去检查一下办公楼、仓库、托儿所，看一看有没有打碎的玻璃。”

厂长立刻离开办公室。

“程启新同志，”曲靖和颜悦色地说：“你对林小全的死，有什么看法呢？”

程启新沉默一会，慢慢抬起头说：

“林小全的死太突然了。现在我心里很乱，不好说有什么看法。”

“林小全被杀害之前，有什么反常的表现吗？”

“我没见到有什么反常表现。”

“吃过晚饭，你们在外面闲聊的时候，都谈了些什么？”

程启新皱紧眉头想了一阵，苦笑道：

“闲聊嘛，当然是没有固定题目，只不过山南海北，想谈什么就谈什么。”

“是呀。”曲靖也露出一丝苦笑，“闲聊是没有固定题目的。可是……你们在几小时前谈些什么话，总不能忘得一干二净吧？”

“是没忘得一干二净。”程启新迟疑一下，仍露出无可奈何的神态说：“只是东拉一句，西扯一句，有些话的内容很不连贯，可叫我怎么说呢！”

“说不定在你们闲谈的只言片语中，能找到两句有用的话。林小全被人杀害了，我想，罪犯决不能无缘无故的行凶杀人！当然也有些过失犯，如汽车压人或失手杀人等。除此之外，每起凶杀案都是事出有因。有的是图财害命，有的是行凶报复，也有的是因奸杀人……林小全之死，究竟是属于哪一种，希望你能协助我们尽快地弄清楚。”曲靖凝望着程启新，似乎在等待回答。

屋子里很静，静得有些可怕。

过了一会，程启新慢吞吞地说：

“事情非常明显，我是这起凶杀案的重点嫌疑者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！一切听凭你们调查吧。”

“不错，你是属于重点嫌疑者的范围。”曲靖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但是怀疑不等于事实，我们在经过深入调查过程中，会逐渐缩小侦察范围，排除一些怀疑对象，最后把矛头指向真正的罪犯……现在请你好好地回忆一下，在晚饭后你们闲聊的时候，林小全是否当你讲过与此案有关的什么话？”

“唉。”程启新叹了口气说，“我已经讲过了。他讲的话连内容都不连贯，叫我怎么谈呢……不过，他偶尔也流露出一句半句有情绪的话，这话对凶杀案也没有有什么关系呀！”

“都是些什么样的情绪话呢？”

“他对当前的改革有些担心，担心砸了他的铁饭碗。除此而外还谈了些商店里来了什么新产品，车间里最漂亮的姑娘有没有对象之类的话……”

讯问告一段落。

程启新走出厂长办公室。

3

厂长祝刚回来了。他坐下来向曲靖说：

“办公楼、仓库和托儿所昨天夜里都没有撞碎玻璃。”

曲靖听完厂长的话，心里在想，关于玻璃碎裂声这件事可能是无中生有……

“老曲同志，下一步还打算怎么办？”祝刚望着曲靖问道。

“继续调查与死者有关的线索。”

祝刚又拿起电话，拨通值班室，通知更夫老杨立即到厂长室来。

祝刚放下电话，感到闷得喘不出气。他朝屋里扫一眼，难怪空气变得这样污浊，烟雾缭绕，几乎充满所有空间。他迅速推开窗子，一股潮润润，凉丝丝的海风冲进室内。屋子里的空气一下

变得清新了。疲惫困倦的人们立刻又振作起精神。

外面响起轻轻地敲门声。

“请进。”

随着祝刚的话音，更夫老杨推门走进来。他是个五十多岁的人，身材魁梧，长得粗壮结实。大脸盘，浓眉毛。看上去给人一种敦厚、朴实、耿直的感觉。可能是因为彻夜无眠的缘故，脸上露出倦态。

祝刚向公安局的人介绍着说：

“这就是更夫老杨。”

老杨坐在程启新坐过的椅子上。

“老杨同志，厂里出了事，公安局的同志来了。他们要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”厂长祝刚说完，点燃一支烟。

老杨点了点头，说道：

“凡是我知道的情况，都能如实讲出来。不知道的事也不会信口胡说。”

“很好。”曲靖点了下头，然后开门见山地问道：“昨天夜里你一直呆在外面吗？”

“厂里有明文规定。”老杨说：“更夫的上班时间是夜里。接班后我一直呆在外面。不过，遇到刮风下雨，也可以进到屋里避一避。”

“夜里下雨的时候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正在车间附近。下起雨来，我就躲到附近的门洞里避雨去了。”

“你听到什么可疑的声音没有？”

“听到了。值班室里有人呼叫。我猜想是出了什么事，就立即赶到那里……”

“不。”曲靖打断更夫的话头，“我是指听到值班室的呼叫声以前……”

“在听到呼叫声以前……”老杨眨动着眼睛，努力地回忆着，“在那以前除了风声、雨声，再没有听到别的声音呀！”

曲靖解释着说：

“比如门窗撞击声、玻璃碎裂声……”

“没听到。”老杨非常肯定地回答。

“你再仔细回忆一下。”曲靖启发着说：“在刮风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吹开门窗，撞碎玻璃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。”更夫严肃庄重地说：“风一刮起来，我就想到了全厂的门窗。怕是有忘记关好门窗的，我就冒着雨对厂内的所有门窗检查一遍，发现有被风刮开的门窗和撞碎的玻璃。”

“夜里十二点左右，你在什么地方？”曲靖忽然变了话题。

“夜里十二点左右？”老杨把眉头拧在一起，回想着说：“那正是风过雨临的时候，当时我正在检查办公楼的门窗。”

“你是在什么时间听到值班室的呼喊声？”

“我检查完车间、仓库、托儿所的门窗，又回到办公楼外，打算在那里避一避雨。刚刚站定就听到了呼叫声。我赶到值班室一看，林小全趴在床上，程启新愣在一旁。我看了一下，赶忙提醒程启新往公安局挂电话……”

讯问结束了。老杨打着哈欠走了。

曲靖对祝刚说：

“勘查讯问告一段落，你可以通知死者家属处理善后了。”

祝刚把曲靖等人送到工厂门外。

在返回公安局途中，曲靖对方才的讯问正在反复地思考着、分析着、研究着……他首先从时间上分析：程启新离开值班室去检查车间门窗的时候，更夫老杨正在检查办公楼的门窗；程启新回到值班室，发现林小全被害时，更夫正在检查车间门窗。待更夫检查完车间的门窗，正好听到程启新的呼叫声。从时间顺序上互相印证，程启新和更夫所谈的话都相互吻合，而且可以初步认定林小全被害时，这两个人都不在现场。如果自己的判断分析与事实相符，侦察的范围不但没有缩小，反而扩大了。现在不得不考虑程启新和更夫以外的人了。可是在当天夜里，厂里只有他们三个人。单身职工宿舍虽然离得很近，却不在厂内。如果对

程启新和更夫排除怀疑，那么凶手又是谁呢？



第二章 疑点

4

这两天，渤海市公安局刑事侦察科长曲靖，一直为渤海食品厂凶杀案而苦恼着。

此刻，他又反剪双手，弓着腰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。显然他正在为案情绞尽脑汁，寻找破案线索。